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星期



第卅九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39.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民國十一年陽歷十一月廿六 陰歷十月初八發行

星期

第卌九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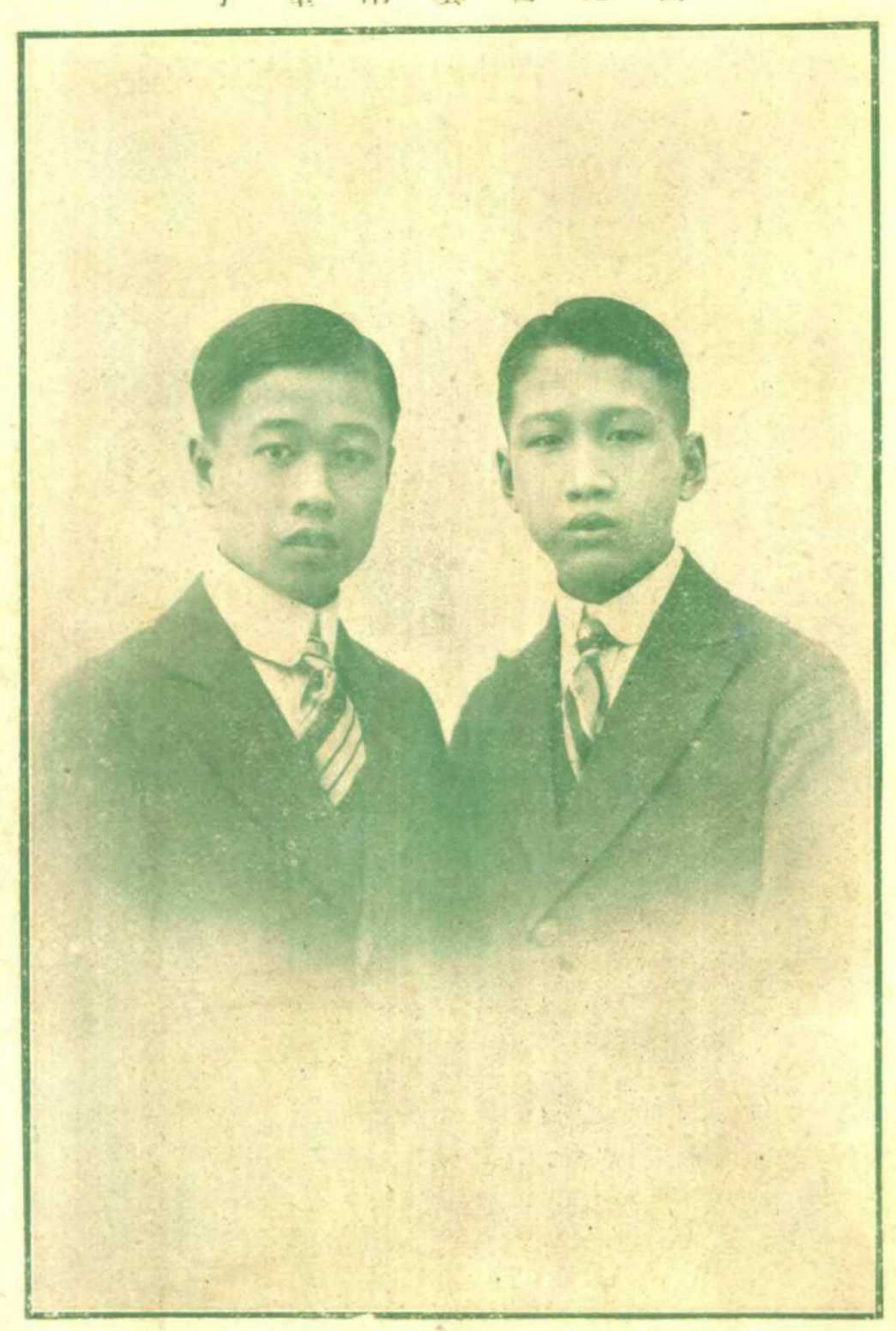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留德習藝兩童子



包天笑先生之子
包可永君
年十五歲

徐錫麟烈士之姪
徐學禹君
年十七歲

頤和園古物　大殿外之銅器



上海英明攝贈



第三十九號目錄





墮落之窟的一份子

天笑

有一天我到上海大東旅館去訪一個朋友他們的穿堂間裏坐着一位年約十八九的少年那時已在重陽左右西風一起木葉一片片的脫離故枝而去深秋已到自然界便丁寧的告訴人要安排寒衣了而那位少年只穿着一件短衣下面繫着一條華絲葛花樣很新鮮顏色很華麗的一條褲子脚上黑色的絲襪深口的鞋子都是現在最時髦的裝束我當時不覺轉了一個念頭想人到中年怎麽未冬先慄怪道老年人要怕冷了你瞧這少年這樣的天氣短衣勁服似乎滿身都灌注熱血像我已御了駝絨還不見暖正不知老之將至而越覺後生可畏咧

後來到了房間裏遇見了須彌君他便問我道你進來時曾瞧見穿堂裏一位短衣的少年嗎我道瞧見啊少年人正是不怕冷咧須彌君道你道他不怕冷啊這是你所作「墮落之窟」的一個新出產品咧前兩天他就住在我們間壁房裏所以我曉得他一個大略你早來一刻還有熱鬧戲劇可看這幾號房間裏的人都鬨動着瞧他此刻只怕沒有人了罷我

道怎麼是個『墮落之窟』的新出品請道其詳須彌道這位少年姓徐是個本地人據他們說今年纔不過十九歲咧幼年時候想不曾受過什麼教育縱使到過學校也不過今年在某學校明年又在某學校做個學校中的遊歷家罷了到後來他家長也無從管束他他也習於浪蕩浪蕩的一個社會中也有許多同志他單是個人的浪蕩也還可設法歸正無奈他是合羣的浪蕩他縱有回頭的志願却被多數人一鼓動一慫恿又歸入他們的隊伍去了所以他情願做一個學校中同學的落伍者不能做一個浪蕩團同志的落伍者

人是總要死的到今年夏天他的平日所倚藉所庇蔭的二老相繼死了他當然也有些悲哀但是一方面他心中也有些歡喜這是承受遺產的普通心理也不能獨責這位少年而且足下是個小說家那外國小說書上總是說一個貧薄少年與人訂婚無力謀娶忽然一個律師登門說老父或伯叔死了教他承襲遺產這一喜不是非同小可嗎至於上海那些富商豪賈的子弟不但出了『待父天年』的筆據還有朝夕盼望他父親早死的咧許多罪惡都由遺產而生這個少年自然也和尋常一樣可是父親傳下來的遺產僅僅只有四千塊錢

從來知子莫若父他父親也知道他是個浪蕩子四千塊錢怎彀他的揮霍臨死的時候把四千塊錢交

給他的長女說你兄弟不務正業只怕他浪費託你保管了罷這幾個錢無論怎樣別教他用去留着給他做親之用他的脾氣今天有多少錢便今天用光請你瞧已死的父母面上照顧照顧他罷這位少年的姊姊當然一口應承他父親死了不到一個月所遺下來的這些現錢衣服等等都已用罄了那時便不能不轉這四千元的念頭

當時浪蕩社會中的許多同志便問他道小徐難道你父親死下來就傳給你這一些嗎少年道有是還有四千塊錢却是不能用的他的朋友道怎麼不能用難道不是你的了少年道錢的確是我的但是我無使用之權他的朋友道蠢貨別人的錢我們尙想法要用他怎麼有自己的錢自己不能使用之理天下只有你這個獃大少年道我們老頭子死的時候把這四千塊錢交給我姊姊了說要待我做親時方纔交出來他的朋友道你一輩子不做親就一輩子沒有這錢別的不管他你此刻就沒有錢用這不是睡在米囤上餓死嗎你難道不向你姊姊去交涉嗎少年歎口氣道我怎麼不去交涉可是交涉也沒用我和姊姊說你先給我一千罷伊說一千也不給這是老頭子臨死的時候千叮萬囑的你除非幾時做親我這個錢使幾時交出來他的朋友道那就糟了自己的錢落在別人手裏竟如此繁難我說你可以掉一槍花說現在已經做親了其實你不拘在那個

堂子裏討一個妓女用掉二千塊錢再有二千塊錢還可以自己用用這法子不是很好嗎少年道不行他說我做親非明媒正娶不可要是討堂子裏人那便是討小老婆了討小老婆決計還是拿不到錢他那朋友道這個可惡極了這分明是要吞沒你這錢了四千塊頭我知道被你姊夫受用了

少年道果然如此有什麼辦法他的朋友道錢是你的怎麼霸佔不給依我的意思非給他硬上不可少年道怎樣的硬上呢他的朋友道請律師告他怕他四千塊錢不拿出來少年道沒有熟識的律師他的朋友拍胸脯道這我倒認得好幾個律師翻譯他們都託我招攬主顧這件事我可以幫你的忙少年道只要有錢用請律師也行

浪蕩社會裏的朋友當時便大幫其忙請了一個外國律師預備告他的姊夫姊姊外國律師說這容易得很錢本來是你的這便是和討債一樣不必先起訴給他一封信限他三天內交出如過了限我們起訴大家說很好律師便一封信把個姊夫姊姊氣得口都開不出姊姊只是哭說我是因爲老頭子臨死囑咐我的人家眞要說我吞沒他的錢惟天可表姊夫說道好了好了再弄下去要帶累你老姊吃官司還要牽涉到我咧你這位好兄弟有如此手段不愁他沒飯吃快些把錢還了他罷

他姊夫立刻寫回信給律師說不必三天立刻可以

把這四千塊錢交出由律師出了一張收條從此他姊姊也不來問他的信便是這一次的律師費總共是八百兩銀子他還要請請幫忙的朋友還還自己的小借款二千塊錢已經去了在家裏玩不爽快上海地方最便當的是旅館裏索性包了大東旅館一間房間每天也不過五六塊錢何等的舒服便當啊他有了這二千塊錢好像是得了金鑛一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整包的鈔票安放在箱子裏賭錢嫖堂子坐汽車吃大菜應有盡有而且即使有甚於此者上海各大旅館號稱墮落之窟的那一樣辦不到大概不到半個月摸摸他的箱子只剩了包鈔票的一張黃單紙了他道阿呀怎麼如此不經用旅館裏的茶房瞧他手頭漸漸的枯窘了也來逼他要錢他沒有法子把身上的衣服今天當一點明天當一點他又出不起房錢只好暫時穿堂間裏坐坐身上呢長衣服都當掉了只好穿短衣服將來不就是這樣墮落了嗎這便是你墮落之窟裏的一個諳物

❀ ❀ ❀ ❀ ❀ ❀ ❀ ❀ ❀ ❀ ❀ ❀

須彌先生說完了我也助他歎息恰巧走進一個茶房來問他穿堂裏的這位少年怎樣茶房道我們也沒有法子想幸虧他做人倒和氣從來不擺架子便和我們也是稱兄道弟而且他有錢的時候很爲爽氣我們也得着他的好處今晚只好和我們茶房間

裏縮縮了至於身上沒有長衣服好在這裏有熱氣管子他們穿衣服的老爺少爺們到了這裏都要脫去長衣咧

小說雜談

鏡水生

吾國今日之名小說家●其志多在伴利●苟有以說稿請者無弗應●於是担任稿件或編輯至十餘處之多●振筆直書惟求字數足以敷各方面之用●其作品之價値如何●不之顧也●其實覆閱且不暇●遑問其他●吾嘗聞人言●名小說家間亦僱助手撰稿●署己名而欺書賈●書賈志在得名小說家之名●稿件如何●原非所問●欺之可也●欲欺讀者則惑矣●讀者（指善讀小說者而言）讀小說之內容非讀作者之名●苟爲劣品●雖非冒牌●亦未必震其名而阿諛之●吾勸名小說家稍稍自重其名也●

不明白男子的心

卓呆



翠鳳比伊姊姊的境遇更爲慘酷伊老早就到了都會中照着從那種境遇墮落下去的徑路走着伊比着姊姊却是膽子很小無論如何不能脫離那自然陷下去的誘惑之網啊伊有一種姊姊所沒有的柔和之態伊聽了姊姊講着自己的歷史後很替姊姊的苦痛表着同情伊想若是這是了我自己那我到底受不下這境遇的伊又以爲姊姊太驕傲倔強所以會把丈夫驅逐出去伊聽了姊姊所講又不能不驚啊伊暗想女人家怎麽可以如此倔強呢伊常常想到這裏使覺得姊姊像是一個可怕的女子啊同時又覺得姊姊的丈夫很可憐自己却一次也沒看見過此人伊很奇怪的想道不知是個何等樣的人物啊世上却不少心地和平的人他被自己家裏趕了出來一句說話也沒有默默然走了他竟一生不靠自己的家情願死在外面也總算是個奇怪的人這種人單單稱他爲奇怪人麽伊又想起姊姊說的話來了姊姊說「起初好像他是很有思想的人然而到後來竟只得當他一個戀人看待了」翠鳳想起了姊姊

此話似乎很難深信啊伊也想道「我姊姊雖很聰明雖有女中丈夫的氣質伊決不會深知種種的男子的伊的丈夫一定有什麽女人所不明白的地方啊」翠鳳又把自己所接近的種種男子想了一下暗道「伊丈夫決不是愚人」翠鳳現在在一家咖啡店中充女招待員在多數女件中伊最能够做男人家批評的材料啊這也不獨因爲伊面貌美麗伊的厭惡男人倒很引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咧但是曉得伊往事的人聽了此話不過付諸一笑而已就說道「什麽話伊暗地裏做些什麽那是我們不能明白外面却裝得很規矩無非另有男人時常貼補伊金錢所以伊爲了他很規矩了」這句話也不錯啊你想面孔很端正年紀只有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伊等暗地裏的秘密行爲若是他人盡行能够曉得那世上還有誰肯看得起人類麽這些事情葬在秘密之中方始人生這件東西纔成一個美的東西啊伊當初與小香巧貞寶珠等幾個貧苦人家的小姑娘一同在一條狹小的熱鬧巷中過那墮落的生活日裏睡到十二點鐘光景起來穿穿衣塗塗粉瘦弱的臉對着鏡子要儘力的化粧得美麗到日暮時分便在門口瞧着那一個個過路的人其中也有幾個忽忽忙忙的走了也有玩慣的幾個特地湊近過來說道「某小姐你打扮得很好看啊」其中也有幾個眞還是小孩子

咧像中學校的學生一般伊心中却也想到倘使把這種小孩子弄得墮落實在很罪過的但是一想到將我自己弄成這麼一個不可收拾的人也是這社會啊我與這少年雖沒有什麼怨恨但也不管是那一個人總之我要對這廣大的世間復讎啊所以伊很要使這少年被他色情所迷使他變成一個不可收拾的人纔好啊於是特地做出一副嬌態來向外面含笑着然而見了幾個可厭的男子伊雖是做這種職業自己決計不開口的自己合意的人人家大概也合意的一起坐在門口的女伴們個個躊躇着也決不向這男子開口惟有這種男子最會纏繞不去叫他他也會湊近窗際一雙很怪的眼睛在那裏瞧室內坐些何等樣的女子此時伊身體顫了瞎想這種男子要他快些走開纔好啊此人一些不怕難為情伸一隻手過來道「我們握握手啊」這時候同伴的一個人對他臉上瞧着說道「討厭別這麼樣啊」另外一人道「去罷去罷別處去罷」其時翠鳳默默然笑着那男子無法可施便口中不知說了幾句什麼離開窗畔到對門一家的窗前去照樣的又來了這男子從來不踏進一家的門去遊玩的他把人類最鄙陋的一面毫無羞恥的露出着伊見了這情形竟忘却自己是卑賤的一羣女子中之一人覺得胸中很難受了不過翠鳳也明白曉得男子決非都是如此的又

想這世上的事我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咧某日的日暮時照常的太陽遮入屋頂下家家點起火來所有的東西像一齊在那裏等候着要到夜裏去了門前已有種種的男子走過伊與昨天一般與旁的女子一同坐在門口向外面望着其時有一個瘦長身材戴新草帽帶大眼鏡的男子走過見了翠鳳不知不覺的立定了却只是對這裏看着伊倒很奇怪暗想此人一定還沒玩慣咧便道「請進來坐坐啊」此時伊放出職業的手段現出嬌態來了自己也立將起來這男子踏上一步伊想居然被我捕到了便自己當先領這男子到樓上的一室中翠鳳一看就曉得這客人很老實決不像平常的客人那麼只是說謊話來騙那些女人的伊也還沒墮落到辨別不出這些事情咧伊心裏還不放心問道「你常常到這種地方來的麼」問時對男的臉上凝視着他笑道「說老實話我今天是第二次上一次是被一個朋友引來的」翠鳳點點頭又低頭沈思了那男的也問道「你在這裏心事覺得怎樣呢」翠鳳擡起頭來笑道「什麼事心裏怎樣」他道「你這麼每夜招待着不相識的客人心裏怎樣」翠鳳說「偶然也有很喜的時候也有覺得悲傷覺得苦痛的時候但是大概是一些也不想什麼做夢似的糊糊塗塗度日」那人道「原來如此那麼貞操一事完全想不到麼對不對」那

客人說到這裏以下便像獨語一般在那裏沈思了此人這麼一說翠鳳就想起自己幼時親戚中有一位伯父對伊等姊妹二人道「女人最要緊的是貞操女人的貞操與生命一般」翠鳳覺得這幾年之間竟把此話忘了此刻紅着臉回答道「女子最重貞操我在幼時却聽得過的」那人道「那麼你也明白的麼」伊即道「但是也叫沒法」男子聽了默然想着一回兒又說明似的道「當眞貞操」事女人比什麼也應當看重啊」翠鳳竟流下淚來了答道「但是我已不中用了」那男客道「曉得了就可以不做女子可以做的事情此外也多得很啊」翠鳳以前從來沒有與客人這麼好好兒談過其中就是幾個常來的熟客也沒談過這種魂靈接觸的話啊客人又問道「多少錢抑給這裏的」伊就直說出來客人即道「這一點兒就可以使身體自由麼那是我也未必辦不到啊」於是這客人與伊約定了日子到那一日果然又來把錢授給伊又摸摸伊的頭道「當眞我若是有了你這麼一個可愛的妹妹就好了」伊聽着便弔住他的手道「那麼把我做了你的妹妹罷」他即忙把伊緊緊一抱說道「一定把你做妹妹」說完了方始放去又道「你隨便到什麼別的地方去用自己力量來勞動啊只消不做這種生意保守貞操就好」翠鳳說「我一定保守貞操」說

完伊也像回到了昔日的處女時代一般兩眼含着眼淚了他又說「我有一句話你不要誤會猜疑我在這四五日內要離了此地到香港的某銀行去了與你相會也只有今夜了從此大約應當有許久不能會面咧」他說罷伊好不驚駭啊但是伊口中雖不說任憑你去這麼三年五年十年我一定等候着不過心裏實在是決定了伊便忍着羞恥問道「你還沒有娶夫人麼」他答道「豈有此理你打聽他做甚我還沒有老婆此刻我將我的地址寫給你萬一你缺少什麼銀錢的時候儘可以寫信來倘使數目不多我總辦得到的」他不但說得很親熱還把他的住處寫好在一個信封上交給伊咧翠鳳接受了立刻很鄭重的當着他藏在一個人家瞧不見的地方後來的歲月也就水也似的流着翠鳳就在這另一個大都市上充一家很大的咖啡館中的女招待了但斷想一到這裏那一向熟識的客人也未必有許多會來并且也沒有什麼禽獸似的客人了果然那從前在那邊遊玩的客人不很來得多就是有幾個來也沒有人曉得伊是從前在那種地方的然而這裏也不對誘惑之網依然張着何況伊又是生得美又是有厭惡男人的名氣這種批評張揚出去自然不免有許多肥馬輕裘的客人進來特地叫伊過去要眼睛合着細縫對伊笑或是偶然要與伊握手了這些人裏頭每次

起來總有意的強給伊許多小賬伊也無非對於這些客人的心裝做似懂非懂的度日着這種誘惑也不獨限於外來之客那平常面色很威重說話很嚴厲的經理先生也是這種卑劣的人啊眞是一個把這館中女招待們隨意吸血的獸性人物但是他的做法很巧妙因此這些女人們都以爲他只是向我一人有意思的於是伊等雖裝做若無其事那臉上髮鬢已經寫明白伊某日在某處犯過這種罪惡了往往在不應當有什麼事情的時候可以突然見有女子紅着臉從經理室內走出來的還要裝做很鎭靜的神氣呢翠鳳是什麼都很明白不過獨有自己對於這种罪惡稿是沒有經驗不管他是經理伊也敢衝撞一下的心裏是覺得所有的女子爲着生活的不安只管被人蹂躪貞操實在可憐啊翠鳳的衣服和零用便是由那些客人們的小賬已經很够了伊有時沒有這許多用處便寄給家鄉的老母呢不過有時寂寞無聊便寫信到那香港的男子那裏去其實用不着錢有意向他要錢不多幾天那邊居然寄錢來了於是幾個女堂倌們便一齊向翠鳳相戲道「現在我們明白了翠鳳的相好在香港是個銀行家叫我們好眼紅啊我若有了這樣一個人也肯規規矩矩了啊」另外一人道「對啊怪不得翠鳳對着客人們笑也不肯笑一笑的」又有一人笑着對伊說「翠鳳你把

他的照片給我看看啊看了又不會缺一塊的」但是翠鳳那裏有他的照片呢分別以來已有數月當時僅僅會過了兩次自己也想起了眼前有些映不出來咧到朋友們這麼一說不免在伊的歡喜之中覺得有一些兒冷靜不樂之心孤獨無靠之意很濃的映出來了有一天伊發一封信到香港去信中把自己打定的念頭一齊說了出來并且再問他要討照片信一去伊便天天等候回音但是回音總也不來某日另外一個女招待走過來道「翠鳳有一位客人要找你啊」伊一壁問何人一壁就走將過去只見室隅桌旁坐着一位年輕有鬚的紳士一見翠鳳便開口道「你就是翠鳳麽我乃某某君的朋友」翠鳳聽了臉上頓時發紅他所說的某某君就是到香港去的男子咧伊心中不免騷動起來了那友人又說「我也並不是來帶信或是有什麼事情不過他所說的話我勸你不必當他是有什麼深意味的好啊」翠鳳竟不明白這位客人的話伊想「我與他是約爲兄妹的啊他所說的妹妹我自己覺得這意味很明白啊」翠鳳雖用不着錢後來又寫信到香港去要錢前途一句旁的話也不提立刻把錢寄來了伊很想立刻把這錢寄還他伊仔細想想我實在不要這錢啊并且男人的心竟不明白伊不論在何人面前不敢說明了此事求他判斷伊又想起了自己姊姊至今還

沒明白伊丈夫的心難道男人都是這麼樣的麼我眞不明白什麼事情都包在疑問中的翠鳳使一天一天在那咖啡館中有時笑有時哭的度日着

不多一會這一年的秋天也就很快的過去了

記者按此篇與上篇『妓女嫁後的心』(二)有繼續性的因其爲姊妹也。

（不明白男子的心）

我所希望之新事物 (吟。秋。)

我希望街上通行三輪自由脚踏車。可以減少犬馬式之拉車夫。以改營他業。且此車較兩輪者爲穩當可行。

我希望發明電氣時計。如電話器之裝置。而可由總局統一各處之鐘點。且省開對之煩。

我希望電話器之能現人面者。即通行於我國。俾喚隔兩處。可以面談。

我希望發明絕緣體所製之衣。冬夏穿之可不感嚴寒酷熱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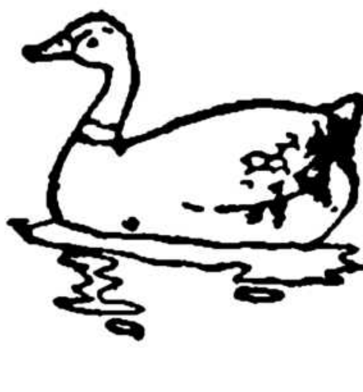
小說雜談

鏡水生

小說重在描寫●須生動而不板滯●有一類履歷式之記述體●詳述某生某女郎家世事蹟●即欲濫竽小說之林●令人生厭●

小說重描寫固也●然須深刻而不膚淺●所謂深刻●半雖由于藝術●半亦由於取舍得法●因小說之敘一事●貴于扼要●初不必詳述無遺●故描寫之道●首宜明取舍也●質言之●不知取舍●即不能盡描寫之能事●

作小說不可無資料●猶之畫家必求畫材●資料既得●略略點綴即成篇矣●較之向壁虛搆●苦思力索而成者爲佳●



秋夜

伊涼

近長江奔騰澎湃而入海的地方有一條小小河流來會這河長不過數里寬不及數丈發源於一座小山嶺上繞山一周而東南流在這小河的流域中不過是些桑田塚地住些個漁戶山家人民都安居樂業無富貴利祿之心免了相爭相逐的情事只有那大自然時時刻刻湧現於他們無知無識的心中

這山這河因爲地方偏僻的原故和人家接觸的時機少還沒有相當的名字本地居民也不過隨意喚做山裏河邊而已山裏有一位少年隱士余慰慈奉母而居據村人說他來此不到兩年呢他初來時面目之間雖然像很快樂而神宇上却似乎總有一種不自然的流露在月白風淸之時總聽見他數聲長嘆或者短笛嗚嗚發爲蒼涼激楚之音分明是幾分哀怨幾分愁呵

那一夜余慰慈剛服侍老母睡了忽然庭前一陣涼飊直把那些枯葉從樹上吹落撲在窗櫺上沙沙作響他擡頭從外一望只見靑天如洗一輪皓月正是三五團圓之候不覺長嘆道『歲月如流又是

中秋了」便攜了一管洞簫踏月而出口裏吹着向山下一步一步而走世界好像已經死過去了一般都非常沉靜他陡然覺得心地一陣淸明好像自己的身體縮得非常之小在空中飄渺無定四周覺得有種不可方物的東西接觸着又好像自己的身體大得非常之大耳目精神一直上天下地窮四極盡八荒了心中癢癢地無可無不可渾渾噩噩一無知覺了他走到山脚下回頭往後一看月亮已經被山頭擋住了只賸得自己家裏的燈火如一顆紅豆般一閃一閃的風中搖搖不定望前一看只見前面約有四五丈以內都把山影遮住漆黑莫辨四五丈以外却又是大地空明如浸在水銀之中疏疏落落的松林那夭矯的影子映在地上如虬龍飛舞呢忽聽耳邊有湯湯流水之聲一凝神才曉得這已經是河濱方才被漫江蘆葦遮住又在黑暗之中他又出了神所以沒有覺得他便向蘆葦叢中尋着了自己的舴艋漁舟解了纜坐在船頭上用一枝小槳在蘆葦交加的中間分披而出有些個水鳥受了驚便鼓翅拍拍地飛起但不遠又止在蘆花叢中了他便感想道「世界上的生物眞個是天天在驚恐之中呵你看在這種與世隔絕的地方做淸閒的水鳥於睡夢之中還刻刻存着機械心呢」他便又想到他從前的事蹟了他自從中學校畢了業便託人荐到一家公司裏辦事好容易

才算成功便戰戰兢兢地盡他的職務登記恐怕誤了筆算帳恐怕有了出入不多時他就覺得神精萎頓形容憔悴但還不灰心仍就奮勇往直前勤勤懇懇做去不想到了舊歷的新年他正得着公司裏三天例假在家與老母閙爐煮酒靜話天倫他母親道『兒呵你現在總算略有一點成就了不但我心裏歡喜就是你父親在天之靈也可瞑目了你以後還要好好的做人哪』他嘴裏連聲唯唯心裏又想起他的亡父想着古人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的話眼淚便從心兒裏往上湧鼻子一酸忍不住要哭但又恐傷了寡母的心便旋轉頭去假做叶痰撲簌簌流個不住忽聽見門外敲門聲他才連忙奔出去得空揩了揩眼淚問外面道「誰」外面答道「信」他開開門接到正是公司裏來的信他還以爲公司裏看他辦事勤懇今年特地陞了他的位置了剛要將所猜想的說給老母聽而拆信一瞧乃是人浮於事另請高就幾個大字……後來一調查原來是被至好朋友吳有仁平空挖了去的呢他想到這裏心中一陣氣悶幾乎要跳下水去轉念一想道不對還有母親在着……這時漁舟已經出了山灣月兒又在林隙窺人河水在月光下蕩漾幻成奇景他的胸襟也慢慢寬解起來放下短槳隨船順着水推移前進復撅起洞簫吹他那傷心之曲但是他舉目望着夜色看着月

光叢墓中的青燐兩岸人家的燈火傾耳聽着秋蟲的鳴聲遊魚的唼水聲田鼠在草間奔竄聲河岸泥沙崩下水中聲心與神合神與境合簫聲已由急而緩由澀而和漸漸他自己也不覺得他還在世界中更不曉得他正在吹簫兩目失其視兩耳失其聽他船經過一家臨水的農家那茅屋茨牆很沉默的立在夜色中荆棘編的籬色內臥着龐然大的耕牛一根尾巴在稻草中拂拂有聲兩隻巨眼神秘似的安閑地望着他他也不覺得也不能斷定這是自然這是不自然總之他的血液已經停止運行了他的腦神經也停止思索了他已經入了自然之境變爲原始時代的人了

但是不好了那澄清如水的天空猛然間西北角上飛起一片烏雲登時把月兒遮住世界暫時黑暗下來風起林末草木都發怪嘯他那沉沉欲醉的神經猛然間受着刺激疑有鬼魘來襲他用兩手掩住目肘支着膝不願看這恐怖之境一時神經昏亂又想起了從前從前……他四歲的時候便跟隨着他父母到北京他那時不知不識的腦海中糊裏糊塗的印了許多影像他現在是一點不記得了但他還有一幅較明顯的陳蹟他總時時刻刻不會忘記也不肯忘記就是他那年到上海的時候他家下寓在客寓裏他便由婢女們抱着立在廳口的桌子上玩耍那廳正臨馬路他東盼西顧應接不

暇忽然間琴韻悠揚發於對面的洋房三層樓上他擡頭一看一個人正站在露臺上吹口琴一個人坐在旁邊好像品評樣的他一面耳朶裏聽一面眼睛裏看嘴裏還對婢女們說道『好聽呀好聽呵』一會那人一闋吹完兩人說笑了一陣便倚欄往下一望正看見他那活潑的神情他朝他們揮一揮他那小手彷彿是叫他們再吹他們果然又吹了一闋大聲的問他道『好麼？』他笑嘻嘻點點頭

又指着口琴問道『你要這個嗎？』他可不好意思起來只回頭看着婢女笑婢女便回道『好吓！這樣把我們呢！』他們道『丟過來讓開！』噗一聲便丟在他坐的桌上了……事情雖有點模糊但他總是這樣想得有聲有色有時他更加上了許多幻想但他總感激此二人他覺得他自入世以來所受朋友的恩惠無過於此了後來光復了他父親便帶着家眷回來了不久侘傺無聊而死他

知識已開曉得死的可慘一片天眞使他哀呼搶地那紙帳淒風靈鐙如豆的慘景他想起來痛哭不止呵他父親本是翰苑清曹家無擔石身後只有敝衣數襲破書數卷他多虧親友的資助寡母十指的工作總算勉強入了學校黽勉讀書有時厭倦了他便把書拿到母親的旁邊讀或者走到父親的遺像下凝視一會便又不敢怠惰了中學校畢業了不得不找職業了但是他的性情不合現在社會

的脾胃他的學問雖好但現在的社會似乎用他不着他便又做了進取的落伍者了同時他的女友又生生地被虛榮與金錢的誑騙移易伊的愛情於吳有仁了

他把往事從頭一時間悲歡喜樂都攻入他的心曲他始而想到他的黃金時代他便大笑繼而想到他那灰色的人生便只有哭的份兒後來又想到現在雖然隱居鄉間躬耕自給與世無爭與人無競天天與大自然相往來但是非老母的期望呵

他想到這裏便一陣悲噎昏暈過去那船還自在的隨水流去

月落參橫東方漸白正是都市人家熄滅電燈上牀尋他們的富貴之夢之候也是鄉下人家由黑甜鄉驚回兩手揉揉眼睛預備起來工作之候這時余慰慈悠悠醒轉已經是宿露未消朝暾甫上他倉皇四顧一時還摸不着頭腦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往自身一瞧才曉得是在船上原來他剛在做了個顯親揚名的好夢呢他看看四面不對了河身已經非凡之闊了耳邊還聽得滾滾的濤聲自家住的小山也看不見了兩岸不是桑田相望是煙蕪的荒地了船的進行不是緩緩而行却是如飛直駛前面一片汪洋已是長江了他連忙用篙來撐但河水甚深一篙不能到底篙子冲去了用槳來划但怎敵得住急湍槳斷了一個漩渦把船捲入那滔滔濁流中了

他遇着油繪五色森如鬼怪的艨

艦巨艦他喊着救命但是那些職員水手們正自歷落着清掃艙面整理篷索侍候客人那些旅客們正在陶然自樂或者由鐵梗的窗內看見也不過一笑置之反說這一點藐乎其小的東西也要在狂瀾中鬼渾

漁舟隨波逐流東下忽然一箇惡浪漁舟呵余慰慈呵什麼都不見了只有海鷗聽見一箇喊聲道「我的母親呀……」

———

▼刺繡歌 （金燕）

古來刺繡原無異．耐奈一花一葉耳．倘令大地摹山河只恐羣稱不敏矣．若如今日工事精．花鳥人物畫眞形．參以六法配五色．深淺濃淡無或差綠窗晝靜人語靜．繡成海客爭投金．鍼神兩字洵無愧．寧甘讓彼薛靈芸．

豬之改造

后哲

造物之神有一天在鴻鈞第二廠裏頭製造那毛蟲三百有六十左右放着許多原料和各種模型以及刀斧鋸銼等等五光十色的工具那神捲起兩個袖子露出一副精鐵般的臂膊十個指頭黑漆似的一手按着一條脊骨一手舉起了一柄大鐵鎚在那裏氣吼吼地打着打了一件又一件幾個徒弟拉風箱的搬傢伙的磨刀的都忙個不了

造物之神一些兒也不偷懶自朝至午香烟也沒有吃一支早把那些零件東西都打好了然後一種一種慢慢地配合起來牛是牛馬是馬果然神氣活現的會自動了那些徒弟們却都是司空見慣并不大驚小怪站在一邊待神配好一樣便把他牽過一旁聽候發落不一會工夫神恰配好了一頭豬大耳朵長鼻子小眼睛一條細而且曲的尾巴掉來掉去還有一個便便大腹像是一面皮鼓一班徒弟們看了他這副模樣都不禁笑了內中一個徒弟便上前牽他不料那頭豬却死也不肯走那個徒弟很命拖了一陣何曾動得一步倒反賠了一身熱汗心中恨極了便提起擂槌般的小拳頭結結實實的把他打了幾下打得那頭豬伏在地上沒命的亂叫造物之神

很覺得奇怪便吩咐徒弟不要再難爲他待我問了他個原因再說於是伸手在袴袋裏掏出了一大串鑰匙揀了些時揀出來一把探進豬的喉嚨管把他說話的機關開了那時便問他道你爲什麼不服我的指揮我這裏也是適用共和主義的你有隱情儘可直說豬便點了一點首嗚嗚咽咽的說道本豬多謝神的恩典賞給我一條豬命只是在二百三十六年以前的時候本豬也承神發遣過一次如今我一靈不泯却還記得清清楚楚分明前一次我到世界上去有許多魔王般的人把我們無數同胞提來提去攧斤估兩的做他們一種貨物買賣到後來還要火燒水煮供人們的大嚼你想可憐也不可憐要而言之我們只少了幾件抗敵避敵的東西纔會被他們欺負到恁地現在神又要發遣我到世界上去我不是有意要起革命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若然仍舊這般樣子下去免不了是幫許多鮮肉莊鹹肉莊發財我現在沒有別種希望只求神把我改造一下倘若不然我是情願死在這裏的說罷連磕了幾個響頭

造物之神聽了他這番陳情的話便嘆口氣說道豬呀你有所不知你有很堅利的牙齒很長的鼻子只是你們自己不會用貪着嬾去依賴人享受現成的飲食人們養着你當然是要你賠償他的損失你却自己不會想到反要怨艾造物這眞是蠢貨愚不可

及了但是你且說來要怎樣改造我不妨替你試一下也好教你下回心服豬便說道我要一副絕輕捷的腿好預備和他物門敗時逃走得快些神笑道你這東西總是不能長進第一層便先想着逃走當下也就依他拿了四條馬腿替他把那副金華道地貨的腿割了然後將馬腿接上神的本領眞大用不着什麼接骨丹和德國醫生施種種手術只一措手就完了直樂得豬先生搖頭擺尾不知所可但在這時候又鬧出一段笑話原來豬的耳朵差不多像蒲扇一般大平時略略的煽動倒可以助些姿勢那裏禁得起今番忘了命的把頭大搖特搖起來那兩隻耳朵當然也要極端的不安靜了一左一右只在面皮上拍着他頭搖得起勁兩隻耳朵也就濕得開拍得重那豬霍地怪叫起來說是誰括我的耳光括的怪痛的神笑道就是你自己那裏還有別人豬詫異道我又不是傻子怎會自打自況我又是沒有手掌的神聽了便喚徒弟取一面鏡子來給他照豬依舊是不懂神就叫他把腦袋再搖幾搖果然兩隻耳朵禁不住又道道地地的給他括了三四下豬在鏡子裏面瞧得清楚方始領悟便對神說道神啊我看別人家身體上的東西總是保護自己的怎麼本豬頭上却生了這麼一副打耳光的機器自家已先欺負自家還能夠說得什麼懊悔麼神也未免太作弄我們了如今我益發要求神替我改造了纔行神道你儘

管發表你的意見我件件都依你便了豬便說道這第一件當然是要把這副勇於私鬥的耳朶換掉第二要給我添一雙犀利的角好和人家抵抗第三替我換一身老虎的皮毛陸離斑駁也得使人家見了害怕第四……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神道算了罷我依你所說而改造罷當下便一件件次第兒替他更換的更換增加的增加等到手續完畢再看他時是豬的面目只是沒了兩隻大耳朶頭生一雙牛角身負虎皮底下却是四條馬脚一身兼了豬牛馬虎四種動物却弄得不三不四不知像個什麼東西造物之神看了一回便對他說道現在你改造成功這副模樣似豬非豬似牛非牛似虎似馬而又不是

虎和馬却怎樣來取個名兒呢豬向鏡子裏一照也不禁躊躇起來沉吟了半晌說道倒不如取共和兩個字罷只算集合豬牛馬虎組織成一個共和政體似的却還切合造物之神正色道使不得使不得這共和兩字乃是下界國體上的一種美號那裏配得你這下等畜生來頂冒你若硬行僭用了當心着下界那些共和國都要和你打官司哩豬聽了這話也有些害怕便道要打官司嗎我是吃不銷還是趁早取銷請神隨便賞給我一個別的名字罷神就說道我看四不像三字倒恰合你的身分而且你的原形本來和象差不多現在雖然不像象但是稱一個像字也不算是冒牌就是別人家聽起來總當你是個

象卻覺威風得多你看好是不好豬道好極好極高明之至當時神便重取出鑰匙對他說道現在你的願已滿足了我也沒有工夫再和你多纏你的說話機關須要鎖閉此後只能啼叫說着又把鑰匙探進他喉管只一捩那四不像就不會發言神吩咐一個徒弟道這畜生已經過改造很有些要想出風頭你可以開了門把他放出去罷徒弟領命便帶着他去把門開了放他出去他就沒命的向前奔跑一會兒連影子都不見了

有一天造物之神接到一位稽查員的報告說四不像自從入世後皮毛易改本性難移起初和虎作伴虎見他遍體斕斑嶄然露頭角卻還敬禮有加後來他行動之際露了馬腳虎就生了藐視之心四不像看得風色不好便溜之大吉走到半路看見了象就向前去和他道通家世誼象見他這副奇形怪狀暗罵一聲雜種東西睬也不睬的走過四不像討了一場沒趣又去和牛馬同羣牛馬看見他披着虎皮幷且是牛角馬蹄身負衆人之技就和他廝混的很親熱末後牛馬先後嘶鳴四不像也隨着怪叫牛馬一聽他口氣不對立刻下逐客之令他一逃逃到牧豬場邊聞着芻豆的香味便直闖將進去向那羣豬道了兩句今日相見三生有幸的恭維話就老實不客氣俯首到食槽邊揀芻豆大嚼那羣豬看見他架子十足也不敢奈何他吃了一飽大有此間樂不思蜀

豬之改造

之想後來被牧豬奴看見邀集許多人給他一頓亂棒打得四不像變了活不像云云神看完了歎一口氣道這畜生我早曉得他沒有好結果他存了個依賴心苟安心就是你替他改造得皮毛像生龍活虎也是沒有用的旁邊一個徒弟問道那麽師父為何不給他連心換了豈不是好神笑道心怎好換呢心是萬物一樣的你在這裏已經有好幾年可曾看見我有特製的兩種心嗎說能做工的時間已到便拿着工具依舊沉下頭去一件一件的製造



大力士（賡夔）

甲謂乙曰・一手能舉百鈞・可謂大力士矣・乙曰・此何足奇・吾父且能立止汽車之進行也・甲駭曰・然則可介吾一識君父否・乙曰・可・明晨八時三十分・當偕子往車站・俟南來之客車到・吾當引君見吾父於司機室中也・

玉壺

張無靜

文禮是個警界裏的偵探性情似乎還好可是常常以為自己才能好未免自負又好武斷因此探案常走到邪路上去我們的認識他還是經王醫仁的介紹文禮請吾友助他到硤石鎮去探一件暗殺案他雖然求我們他仍舊照他老脾氣做事總不信吾友的話直到事了之後才心服這是他天性如此我們也不能怪他啊到了後來也就漠然加之徐常雲探各處案子更不留意到這事上去後來又因為助他破了沙醫士失蹤案後他便佩服徐常雲到廿四分就漸漸往來和我們說短論長如今忽聽說他一個人之力破了一樁奇案於是社會上一般人都竭力稱贊他報紙上更加議論紛紛說文禮實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偵探人才社會上的秩序還全靠他來維持咧而且很詳細的記着這事記了好幾天這日我看報又記着這事題目說道『玉壺案之罪人』不但記着並且說他為警界放個大光彩可見警界並非沒有人才啊於是文禮也得意揚揚那天他又到我們家裏來了徐常雲問他道文禮你現在探出那案子了報上雖然記載着然而終沒有你自己說的親切詳細

請你說給我聽文禮聽了忽然裝起腔來挺挺胸似乎什麼人都不及他似的我再看看常雲似乎在那裏佩服他呢文禮道他們這般稱贊我其實我毫不費力證據很顯明的在那裏啊常雲道請你說來你假使不說我也要……你快快說罷文禮呷了口茶道我在家裏一天下午忽然有個人來衣裳穿得很普通模樣很慌張一來就向我道啊呀我家失竊了損失很大必定要請先生去探一探我道你這樣慌張做甚你到底失了什麼你說了我才好去探啊他忽然遲疑不決一會才說你去探了再說失了什麼東西何必問呢我道這樣我探不來的只可謝絕了那人忽然輕聲道先生我並不是不肯說實在是有一個原故我道什麼原故呢他道我告訴你可是你別告他人人家總說我是錯的其實我有我的主意說到這裏又放低聲音道我以為金錢很要緊的所以家中有錢省着不用對人說起只說家裏很窮此次失了東西損失很大假使一說了出去人家就曉得我有錢了我道你到底失了什麼可以告訴我了他道是一把玉壺高不滿一尺精巧極了刻着山水刻得好極尤可寶貴的是鑲着紅藍寶石這壺是清宮中的東西好像是乾隆時代的出在印度南方刻是中國人刻的後來便有個人賣給我價錢十萬呢他說到這裏聲音更加放低了我道可是將他失了麼他道正是一會又道我本來有個很精緻的合子

藏着和許多珠寶一起藏在一個箱子裏別的沒有失單失了玉壺陶岡說完我便然了一支菸給他……我道文兄陶岡是誰啊文禮道便是那失玉壺的哥子我道怎的把他名字半路上跳起來文禮笑道讓兄恕我我做小說那有你那麼好呢我道別多說了文禮道當下我便問他說你也有甚麼可疑的人嗎陶岡搖頭道我覺得沒有什麼可疑的人總而言之你到我家去一探便知道了我便跟了他去原來他那房子是兩家合住的那一家是一位畫師姓錢名子俊專門收了古畫來畫可是家況窮得利害只有一個妻子陶岡便領我到一間廂房裏他打開那藏寶的箱子來藏玉壺的合子還在是紅木做的我

便子細看那蓋子便有一個大拇指的螺印是青色的我就叫了錢子俊來問那知一提及玉壺他臉色便變了我立刻叫警察將他拘起來說你已是嫌疑犯對不住請你暫屈一下子我於是又問陶岡道假使他已將贓賣了也有什麼證據可得嗎陶岡道有家古董店叫源興的資本很大他現在正急求玉壺假使賊人賣給這家便有一張收據我前次沒有錢用了賣了一粒珠子因此知道的我道如此趕快搜他一下便吩咐警察很仔細的搜有一間廂房所有的箱子都是藏的書紙之類所以我和陶岡自己動手便在一個小皮箱裏搜着了那張收據可是價錢沒有寫出我於是去問錢子俊道你昨天可用青色

畫圖么麽子俊道畫過的我就指着藏玉壺台子上的螺印道錢先生請你伸出右手的大拇指來一定是很對的他聽了全身打顫我仔細一對不但大小相合並且螺紋也絲毫無異我又拿出那張收據來我道子俊先生請你看看這是什麽東西他還要故意裝做不知說道這是什麽我道哼你別假惺惺了偸玉壺的便是你說罷便吩咐警察綁了他去可恨後來叫他交還他只是死不肯認這案子結束了其實證據很顯明啊文禮說罷吾友忽極誠懇的說道文禮先生你辦了這案子委實令人欽佩我深自慚愧望先生以後指教指教因先生寃枉人的程度太高了文禮忽地跳了起來說道常雲兄你說什麽難

道子俊不是罪人嗎徐常雲笑道他那裏是罪人文禮道我不相信你能找出第二個罪人來麽常雲笑道自然咧我既不承認錢子俊是罪人自然要找出第二個罪人來給你看啊我使問常雲道那麽你心中可想出第二個罪人是誰麽他搖頭道這倒不曾知道文禮道但是我總以爲我很不錯你不見證據很顯明麽常雲道你不信可以找罪人給你咧文禮道你用你的法子去做我在旁看你看你去找什麽罪人說着用手搔着頭又道看你做下去還是誰失敗誰勝我聽文禮的話心想他先說的證據很是顯明犯人自然是子俊可是吾友又怎地說他寃枉了人可是兩人之中總有一個人錯的一個人不錯的

究竟是誰錯咧或者常雲別有見地也未可知這時吾友又問文禮道錢子俊被你們捉去你們問他時他始終不肯認麼文禮道他自然想要賴的常雲道就算他是賊將玉壺賣給了源興古董店你們有沒有去問過文禮道沒有明天便去問收據在陶岡那裏總而言之我說的這罪人是不錯的常雲道搜出收據來的那間廂房有幾扇門文禮道有兩扇你不是說還要探過麼那麼你去看便知道了常雲道是的但你探道案離今天是幾日了文禮道只有三日常雲聳了聳肩笑道啊呀這要看我的運氣咧又道我想子俊決不會這般蠢的文禮這時還早我們就去如何文禮點了點頭常雲又道我曉得我此去你極不高興的但是我不管你了我要如何你必定要遵我命的你聽見了嗎說着不禁微笑文禮應了一聲隨道此刻可要用警察麼常雲搖頭道此刻不要去罷我們可以去了於是文禮領我們去一會到了陶岡也表示歡迎不過覺得很詫異然後又見錢子俊夫人意思說他丈夫不會做賊的又感激我們叫我們務必替他丈夫雪冤文禮於是領我到那間搜出收據的廂房裏吾友問道這一間的隔壁便是陶家麼文禮點點頭常雲又問那一間怎樣的文禮便畫了一張圖便

牆
箱子
箱子
箱子
箱子
箱子
陶岡家的廂房
錢家的廂房
門
窗
門(關的)
窗
門

是這兩間的情形兩間都是廂房這扇門永久關着可是沒有鎖用繩子縛着常雲看了一看問陶岡道你住在這好幾年了麼陶岡道是的常雲道幾年了陶岡道三年常雲道錢君呢陶岡道差不多罷常雲又指指關着的門道你們一搬來時便關着嗎陶岡道是啊因開着有許多不便呢常雲又問文禮道隔壁一間去過沒有文禮搖搖頭常雲道我們去看看罷便走出錢家到陶岡家的廂房那門還鎖着陶岡開了常雲一足踏在門限上說你們別進來在門口守我好了我很注意常雲的行動他先在袋中拏出顯微鏡俯察地下一時蹲倒一時立起這間廂房好久不打掃了因此灰塵很多地板上簡直像鋪了棉花常雲察了一會出來問陶岡要一張椅子便叫人去拏出來常雲將椅放在箱子旁邊箱子疊着很高常雲便立到椅子上看箱子蓋又將許多箱子看了一看於是在四面牆壁看了一陣然後走出陶岡問道如何賊人望這裏進來的麼常雲點頭道正是陶岡先生那藏玉壺的盒子呢陶岡道在那裏常雲道我們去看看罷於是陶岡領我們去看到他房裏在個小箱子中拏出來那合子是紅木做的樣兒很是精緻常雲看了一看向我道仁之你看這大拇指的螺印不很清楚嗎我仔細一看不禁呼道咦果然是個青色螺印文禮在旁道這螺紋和錢子俊的很合他不是賊嗎又和陶岡道你詳情向徐君說說罷陶

岡便道我這隻小箱子是我放珠寶的所以將他放在我房內很是寶重外面用鎖鎖着這鎖做得很巧便有鑰匙不知開法乃是開不開的前次本來的那把鎖因爲同樣鑰匙很多因此另買了一把回來時很是得意特地開給錢子俊看并告訴他我將來鎖寶箱用的他聽了笑道這眞造得精巧極了即使有人來偸得了鑰匙也開不開咧過了月餘鑰匙忽然失了第二天又尋着了我心知不對立刻去開開了看合子倒在壺兒失了我就……文禮插嘴道如何賊可見是他啊不然還有誰開得開呢常雲道那麽請陶君拏出那張收據來到源興去問問看拏玉壺來賣的人是什麽樣兒陶岡聳了聳肩道唠我眞疏忽那收據還不知藏到那裏去了待我尋着了明天去問一問常雲道源興在那裏陶岡道在艮山門文禮道你想就是這麽去問麽常雲點點頭陶岡道他賣出買進很多沒收據無從查起啊常雲過了一會道可不必查了又道你們且等等我到屋外去看看過一會便來說着去了文禮似乎很不服說道我總以爲我探得不錯常雲偏說我不對說我寃枉了人但是證據很顯明啊而且賊人怎知道開鎖的法子可見是錢子俊偸的啊又向我道龔兄徐君有什麽意思你大約知道的我很不耐的答道不知道陶岡道我也覺得很詫異可是不知誰錯誰是大約徐君另有成見文禮道或者如此總而言之徐君若找得

出第二個賊來我便佩服他我很直爽的說文兄你未免太堅持了啊一個人雖聰明總有不到之處文禮道老兄的話很不錯可是⋯⋯陶岡也插嘴道襲先生的話很不錯文禮仍續道可是這證據總是眞的啊證據知道便知道了常雲這時進來便打斷我們的辨論常雲道這時不早了快快回去吃過夜飯來捉賊文禮陶岡兩人聽了這話似乎很詫異我們也就回家臨走時常雲向文禮道夜飯後請你帶幾名警察來我們回家之後吾友又用着平常一定的功課然了一支菸問我道仁之你對於這案子可有什麼見解沒有我道文禮來說時似乎他的理由很是充足後來經你一說就覺那些證據很有矛盾之處常雲笑道你以爲怎樣呢我道錢子俊旣將玉壺賣了錢也得了還把那可以做破案鐵證的收據藏着做甚即使要收着也須藏在祕密些的地方那敢公然放在箱子面上使人一開箱子便知道他是個偸玉壺的賊我說世上也沒有這般蠢賊啊常雲點頭微笑道我也以爲如此但是你可曉得賊是誰麼我笑道這個不知道了常雲忽然立起來說道我要出去了回來吃夜飯你等着我我出去便來說着便出去了我便拏出顏色盤來調好顏色畫昨天沒畫完的圖畫那一朶玫瑰花畫好之後自己看看覺得很得意心想吾友回來之後必定大加贊賞剛畫好之後再調青色畫影子襯起來分外好看心中得意

極了想「玉壺」案了結之後定要和常雲到靈隱一帶去寫生風景常雲歸來也未談起他到那裏去他看了我那張圖畫果然稱贊好他道你倒歡喜畫花卉我却歡喜畫山水我道山水我也很歡喜畫不過今天偶然畫畫花卉罷了他道你那青色襯得很好我道我畫了這幅我心中很得意你看我這幅不很像德國油畫麼他點頭道是的我今夜要畫一張畫咧不過要人相助我能畫出那像玉壺的賊來說着不禁笑了起來夜飯之後文禮帶了兩個警察來常雲笑道你們夜飯吃得好早呀文禮你肚子吃飽了沒有別到了那裏叫餓咧我們都呵呵大笑文禮也笑道吃飽了吃飽了我道時候快到七點鐘了我們去罷常雲也立起來道好我們去罷地點便是陶岡家裏文禮雖然也和我們一起談笑可是他臉色終表現着不安我們一路上走着談談笑笑很是快樂吾友專笑文禮說他的名字不好又斯文又有禮不像是個偵探的名字啊目的地到了那陶岡家門前非常黑暗又有一株大樹因此更黑常雲忽然搖搖手叫我們別作聲便在那株大樹下躲着常雲又低聲說一會賊便會出來你們看我捉誰你們便一齊上來好這時大家悄沒聲的等着一會陶家裏走出一個僕人模樣的人來我想這一定是賊了那知常雲竟不追上去又等了一會屋裏又走出一個老人扶了杖走着剛剛出門常雲猛地奔將過去我也

跟了上去文禮也來了那老人便伸拳打吾友我便將老人的手按住那龍鍾老人倒看不出他有這般氣力那時常雲順手將他鬍鬚棄了我一看大驚那老人非別正是陶岡文禮先倒也來相助既知是陶岡便呆住了動也不一動常雲氣喘着說你們快把他綁着於是那幾個警察上前將陶岡縛住我終莫明其妙恐吾友看錯了又恐鬧出笑話來名譽便不好聽咧文禮也大聲叫道呀常雲你別看錯……這是陶先生啊常雲笑道正是賊便是他啊我們聽了更是愕然常雲右手好像有什麼東西他便舉起來說道你看啊這是什麼我一看原來是一把小壺大概是玉壺了陶岡見了便暈倒在地了文禮更是不服說你別寃了人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常雲吐了一口氣道我們的事已完了文禮你要聽原由可以到我這兒來我詳細告訴你好了罪人是不會錯的這個我自己也相信得過如今只請你帶了他去便了玉壺在我這裏審起來拏來作證據再會啊我們回去了便喚了兩輛黃包車和我坐着歸家到了家後急於要知案情劈口便問他這案子到底怎樣的吾友便道這案中最狡的要算陶岡了他沒有家室也沒有親戚朋友又不幹什麼事一個人那裏來這許多箱子這就很可疑咧我恍然道哦那必定他有什麼不端的行爲咧他道陶岡不但如此而且居心很惡如我們的眼光都和文禮一樣那就糟了我問

他到底怎樣啊吾友道他先將玉壺藏了又做了種種證據使人疑心是錢子俊做了賊的手印印在合子上文禮鹵莽得很認定了當他是牢不可破的鐵證當初他講給我們時我想子俊那會這樣笨不但收據不藏在秘密所在而且把手印印在盒子上這是情理講不過的啊那搜出收據來的那間廂房可見那陶岡走到他房中去放的啊所以我便問他那廂房有幾扇門他說兩扇而且那一扇門通陶岡的家哼這陶岡便靠不住啊到了那處那關着的門不是用繩子縛着嗎這繩子既然年代很久爲甚很新呢顯見有人開過門了將他換過的啊我更到隔壁那間幸得足跡還隱隱辨得出那足跡到關的門前

爲此足印便亂了再向箱子一瞧旁邊許多箱上都有灰獨有絆着門的箱上無灰很乾淨……我道可見得他把箱子放在一旁然後開門啊常雲拍手道對啊然後見壁上有一方沒灰塵那玉壺當然在這裏面了我道文禮也太疏忽了拏了收據不到源興去問一問……但你飯前出去到底是到那裏去了常雲道我到拘留所去看子俊並告他喜訊又問他和陶岡何仇他要謀害你他便告訴我原來陶岡許多珠寶是偷來的只有子俊知道他的秘密因此陶岡反口噬人子俊始終不聲眞忠厚啊我又問道那麼文禮向子俊問起玉壺他爲甚要變色呢吾友道這是心理作用陶岡失了東西無論什麼人都怕人

疑心是他他見合子上的手印又像自己便十二分的怕咧後來我們看這玉壺果然很精細這件東西現在已放到西湖博物館裏去了

我所希望之新事物

（吟秋）

我希望電燈上有機關按之能取火而不觸電可以免火柴劃燃之勞

我希望電燈上有龍頭旋之可使燈光漸明漸暗一如火油燈之可增減光度者免得調換燈泡之煩

我希望影戲與留聲機可以同時開演俾得有聲有色二美兼幷



名醫

黃翠珉

「起死回生」「扁華再世」「著手成春」「存心濟世」這類的匾額懸掛了許多在容怡大名醫家的門口那天李子明初次到他那裏去看病的時候看見了心想眞是名不虛傳不由對於這位名醫的信仰心又加了幾分

※ ※ ※

容怡大名醫從前讀書不成習劍又不成單單在這三個指尖兒上務蹟足見各人有各人的天分各人有各人的際遇那是絲毫不能勉強起初容先生自己想既然不是讀書習劍的材料可是總要有一技之長方好靠他吃飯於是在三百六十行裏徹底研究了一番行行都不合自己的意思要是務農罷手無縛雞之力秉耒荷鋤早作夜息是吃不了那種辛苦要是爲商能既無資本又不肯低心下氣作人家的夥友爲人家所驅使這吃飯問題很難解決的呢容先生眼見祖遺的幾畝田地漸要屬於他人難道坐食山空束手待斃不成於是急得走頭無路

容先生一日正坐在門口發愁想自己的田地已經去了三之二將來如何了局忽有一陣鈴聲從南

而至不由搔頭一望只見遠遠來的原來是個手搖銅鈴的走方郎中容先生等他走近有意同他攀談走方郎中是江湖者流見他年少和藹也就無話找話的同他談天說地不知不覺兩人談的很是相投容先生讓那走方郎中到屋裏去坐後來談起醫道來容先生很是入耳聽得津津有味也是合該他要從這道兒上發蹟從此兩人常常來往成了莫逆之交不知如何容先生就拜那位走方郎中爲師好在容先生小時候本從過幾年三家村的老夫子所以字是認得幾個的從此就習起醫來了後來走方郎中一死遺下銅鈴一枚草頭方數種容先生領受下來就此承繼師業作起走方郎中來了在他那鄉村裏也算是個人物容先生要是無聲無臭做個走方郎中以終其身在下也無須替他表揚一番無奈他醫運亨通不多幾年竟然懸壺海上也是應了社會的需求他想黃歇浦上十里洋場人煙稠密聲色娛樂之所既多因此生病的也必然較別處爲衆所以他本了「濟世」的苦心安硯是邦他的慈悲心腸眞是令人欽佩起初住在小客棧試辦幾時索酬不多自然受人歡迎有的是自練膏丹隨診附送於是生意更是興隆容先生的頭礮放響自然出於意外驚喜交加從此步步高升從小客棧移到大旅館不幾年竟在七馬路造起大房來了今非昔比終日門庭如市容先生的名

譽鵲起眞是遐邇咸知更有紳商名士連名替他定醫例替他登報章對於容大名醫的家世出身很是無中生有錦上添花的一表揚你想一個容老先生的大名那裏經得起那班有名的紳商名士極力的吹噓所以不出名也就出名不發達也就發達了可惜那位死鬼走方郎中到現在容先生是貴人多忘事早將他那位恩師放在腦後一字不提那一支銅鈴幾樣草頭方料想更是不知去向了人家說過河拆橋我說是正合現在的潮流

容先生是上午在家門診下午出診忙得不亦樂乎簡直不知如何對付因此想醫例加高求診的必可減少誰知思想同事實成爲反比例醫例自從一加門診出診的號簿上的號碼也就隨之而加如是加了好幾次看病的也就加了好幾倍比在小客棧贈藥品的時候生意還要興隆反弄得容先生莫名其妙他想買東西誰不要物美價廉難道生病的人的心理是相反的嗎上海人的脾氣眞不可解了後來容先生看見看病的有加無減膽大了將門診加到兩元出診十元還須頭天掛號要是提早拔前遂界入城必須加倍如此一加容先生身價也就更高了延請求診的接踵而至容先生無事翻開他在銀行存款的摺子不禁喜笑顏開

一人成名九祖升天足見非同小可也是不容易容先生的身世已

經說過至於他所以受人歡迎也必有個原故原來容先生素抱穩健主義從來不肯冒險平常用藥總以和平爲主寧可吃下去平安無事一帖不靈再是一帖病人既無危險自己也免得擔憂生病總有好的那一天藥力不過調和脾胃如此病人可多看幾回自己也可名利兼收眞是一舉兩得如果病入膏肓不堪救藥或是險急重症那是命該如此就敬謝不敏另請高明所以從來沒有出過亂子眞是生財有道呢

李子明是個銀行的行員是四川人他一個人跑到上海來就事偶因感冒風寒先請西醫診治那位西醫是中國人既然學的是洋醫自然洋派十足可是李子明的癬疥之疾反弄得那位西醫搭了半天架子還是說不出所以然來李子明嫌他診治的手續太煩於是想起別人說過七馬路的容郎中是中醫裏的國手他就登門求診到了容先生那裏已經車馬盈門那門口的幾方匾額就是這個時候看見的李子明不禁肅然起敬暗想眞是名不虛傳進門就想一直闖進去忽見旁邊一人叫道「幹嗎是看病的走過來掛號」李子明心裏想道「名醫的號房也是不凡」於是隨那人走進號房那人記了姓名住址給了一個八十七號的牌子李子明暗暗點頭一問門診同號金共是多少那人道「你難道不曉得嗎門診兩元號金大洋四角」李子明無奈如

數付訖心想不料中醫也是如此正自暗嘆那人又道「到診室去等候罷」李子明走出一看診室就在對面大廳裏走進去一望只見男女老幼將那打通的一明兩暗的大客廳擠得滿滿的屋裏的陳設應有盡有傢具全是紅木的靠東首窗下放了一張紫檀書桌上面放着文房四寶那時桌旁立着個十五六歲的後生替幾位生外症的調換膏藥之類一面還同幾位熟的客人談笑那位容大夫還沒有來呢再看病人之中有幾位年青的婦女同穿得漂亮的男子全坐在茶几兩旁同牀榻之上各人的面前都有一碗蓋碗茶其餘諸人坐的立的狀態不一李子明無心細看想坐已是無處可坐無奈就在牆角半靠半立着養神足足等了有一點多鐘大約有十點多鐘方見兩個男僕提着水煙袋同茶壺進來放在那張書桌上退出去大衆方知容大醫生大駕要來了於是一室立刻肅靜起來果然一時履聲達於室內容先生高視闊步大搖大擺的從外面進來後面還跟隨一個後生約有十八九歲單對那幾位面前有蓋碗茶的男女點頭招呼遂在書桌前坐下那十八九歲的後生也就坐在他對面面前放了些信紙那十五六的後生坐在一旁捧着一本冊子報一個號頭那拿那號號牌的病人就跑過去坐在容先生下首

李子明是頭一次看見這樣的排

場很覺着希奇要見識見識容大夫診病的態度於是看那位容先生本着「望聞問切」的古法用他半張半閉的眼睛望了望病人的面色舌苔連忙又閉上了有氣無力的問道「你是什麽病」那病人一五一十說不到一半容先生似乎早已領會忙搖頭不叫他多講彷彿是不耐煩似的一面切脈一面打着四字調唱山歌似的唱着「病源」同「藥名」那後生於是走筆如飛的寫下來容先生切脈切得快藥方唱得快那後生寫得也更快一張一張的寫下來容先生看也不看隨即授給病人所以不到兩三個鐘頭七八十號已經要完可是看到青年婦女那就「望」的也久「問」的也詳細「切」的時候也長他那支又長又尖的鼻子差不多要湊到人家臉上去實行那「聞」字原來容先生弄錯了以聞聽的「聞」當作聞香的「聞」以至有此現像所以看一個女病人要比看兩三個男病人的時候長也許是優待婦女的意思李子明立的脚輭腰酸看看八十六號快看完以爲必定輪到他了誰知正在這時那號房恭而敬之引進一位花枝招展的婦人年紀約有二十左右風韻十足衣服插戴又是極時髦極闊綽很濃的香水氣息撲入鼻官那位女客遂成了這一室裏衆人的視線之的再看他臉上不過微微帶點黃色想是沒有什麽大病因此也來登門求診那號房一

直引他到容先生的桌旁放下一個牌子退去容先生眼是早張的大大的望着那婦人等他走近急忙離坐相迎笑着讓坐於是同那婦人攀談起來問長問短李子明暗暗稱奇想道為何他後來的反比我先來的先看於是偸向旁邊一老者問了方纔明白原來那婦人是拔號就是出雙倍的門診費隨來隨看免得久等再看那婦人並不切脈只拿出個藥方給容先生看容先生道「照方略為增減罷」那婦人嫣然一笑起身坐在一旁

那唱號後生隨後唱道「八十七號」李子明不敢怠慢忙走過去坐下容先生那時眼已半閉從眼縫裏看了看他的面色舌苔大略問了問病源李子明已知大醫生的脾氣也就不敢多講便將手放在脈枕上面讓容先生的三支指頭切起來只聽容先生搖頭擺腦的唱道

「張太太　產後失調氣血兩……」

李子明奇異起來暗想道我何以一會功夫變成了女性……再看容先生方在那裏一面切他的脈一面看那婦人的藥方方恍然大悟暗想道容先生節省時間的本事真不小一面替這個人切脈一面嘴裏報那一個人的藥方容先生真不愧是個名醫別人心不能二用他反運用如意……又聽容先生先將許多藥味一氣念了出來隨後跟着聯珠似的「一錢八

分」的念着究竟那一味藥應當多少分量那後生似乎毫不在意只顧低着頭側着耳如飛似的寫下去也不怕錯誤真是熟能成巧呢一時將脈切完李子明退了下去那時容先生也將那「張太太」的藥方唱完從那後生手中取過來一面吃烟吃茶一面細看了幾遍笑嘻嘻的恭送到那婦人「張太太」的面前道「吃一帖明天再請早點過來看罷」那張太太又報之一笑道謝而去

一刻李子明的藥方也照法定的手續寫出來李子明也就拿了走路臨出門的時候還覺脈門隱隱作痛原來有三個指甲印子方知容先生切他的脈的時候只顧嘴裏唱那位張太太的藥方不知不覺將那切脈的幾支指尖放重了些所以叫李子明受屈

* * *

李子明以後又經容先生診治幾次但是那病勢一次不如一次愈看愈利害一個極平常的小毛病反弄成不治之症後來看看不起容先生大怪李子明在病中自不小心飲食起居上必定大意了方弄到這步田地不堪救藥氣得不肯再開方子無奈又請了幾個有名同無名的郎中全都一口回絕其中有的看了容大名醫的藥方不知如何暗笑了笑可是李子明也就不久嗚呼哀哉後來有人談起他來還總說是容先生還治不好可見是病入膏盲不可救藥了唏李子明真是命該如此

不久容先生門口又添了張太太送的一塊「普濟衆生」的金匾可是還有人在夜裏常見容先生攜着張太太坐汽車在一家大旅館門口停了走進去想是張太太來謝醫了哈哈

讀報歌

（金燕）

香閨寂寂當春半・落花滿地銅環掩・支頤默坐倚芳軀・消閒懶見簾前燕・且繙邸鈔覓新聞・短篇小說芳心戀・言情宛轉纏詞綿・儇意歡情兩如見・關懷夫壻卜封侯・京電欄中消息求・

閑園雜談

菊高



加利和尼島之海濱・近有小船數艘・其底悉以玻璃製成・玲瓏精緻・雖破壞損傷・亦絕無沉沒之虞・蕩漾水上・映爲五色・置身其中・不覺神往矣・

更格盧者・Kangaroo 長尾驢也・澳洲產之甚多・土人捕以爲食・爲捕之之法・係用縫衣之線・鍼輕伏其後・將鍼猛刺其尾・不及片刻・即倒地而死矣・

意大利有老翁名梅安・其家產鉅富・曾製一禮帽・費時七八載之久・乃克成就・冠用純粹之白金裝成・飾以鑽寶・光彩耀亮・令人見之目眩・不知出於阿誰手也・

牧牛兒

沈慕才

我有一位朋友在常州他時常寫信給我告訴我他們地方上新聞的事情我和他情誼很是聯絡的有一天他給我一封信很是厚重并且是掛號的我見了很是奇怪爲甚麽今天這封信這樣的厚重拆開來看原來是告訴我一樁牧牛兒的事情致我做一篇小說來表揚他

牧牛兒姓王名三三因爲他三房沒生兒子并且他在第三生的所以父母來叫他的名三三王三三初生的時候家道小康父母很是溺愛他到了三歲交了窮厄的運了父親見背天降禍害田稻沒有收着數斗那王三三在這個時候真是不識不知飢哭寒啼有什麽父死天災種種憂鬱悲苦的事情那家裏稍有些金錢就此斷送在這一年了但是王三三年紀僅三歲他的性質很是柔軟溫和的他的母親初死丈夫終是哀哀悲悲朝朝夜夜含着些眼淚右手抱着王三三時常走到靈前大哭了一番那王三三見了母親的情形也愁着眉流下來二滴眼淚看着他父親的靈位好像他父親的魂靈附着那一隻可哀的木桌上

王三三父親既然死了家中也無力耕田茅屋三椽的當中祇是他

母子二人有時他母親去幫着人家種田留王三三在家裏頭沒有人去伴他的寂寞肚子裏餓起來也無力去做炊飯的事情專門和他的眼淚去消他的寂寞充他的飢罷了

王三三自從父親去世後天天仕在困苦的境裏一族中沒有人去撫恤他因爲他們都是兒子沒有將來王三三長大了他們的財產都要王三三接管的他們含有一種爭產的主義自然瞧不起王三三了王三三的母也是慷慨的自從丈夫死後沒有一聲去哀求族中的長老撫恤孤兒

光陰很快王三三的父親滿座了自己年紀也長大些了語言都能懂得了他母親日間作工外晚上補補那兒子的衣服一點燈光映着那茅舍裏頭他母親時常拿父親死後窘迫愁苦的情形來說給兒子聽王三三倚着旁邊默不作聲忽地兒說母親啊！你天天在外邊幫着人家作工得些金錢來養活我惜乎我年紀很小今年只有六歲那苦勞的事情還沒有力量擔任農家的小事情有甚麼我可以擔任呢母親笑着臉低聲的說道事情是有的但是你年紀很小恐怕無力去擔任

王三三聽着有的二字急急的問道有些什麼事……快快的說給我聽母親說祇有牧牛的事情王三三聽着了牧牛眞是喜出望外說牽着牛到野外放他去吃草到他飽了牽着回轉這件事很容易

的請母親趕緊問一個東家我去幫着他牧牛母親說慢些隔二三天我終有消息給你但是幫他家的事要吃他的飯不像在家中的隨隨便便終要聽主人家的命令王三三唯唯是聽

那母親就東問西詢得了一家趙富翁和他商量詳述家裏的苦況難以度日那趙富翁很是憫憐王三三就滿口答應王三三的母即謝辭還到家裏微微笑的對兒子說這件事已經成就了這一家人家想你是認識的在我們家裏的東橋邊王三三說不是姓趙麼母親說是的但是事體已經成功不過你明天就要到他們家裏去牧牛的今天晚上我就把牧牛的各種事情來教導一番到了晚上王三三很是急迫母親聽些那牧牛事情的樣兒母親就說了一遍王三三都記在腦海裏頭到了明天王三三起身很早就要告別母親去做牧牛的事了很是歡樂的陡然又愁容對母親說母親啊！我今天到人家去牧牛晚上我仍舊要歸來的不願寄宿在他們家裏我和母親仍舊要一塊兒睡覺的母親說兒子啊這句話不要說起到了晚上我來陪你一同回來但是你牧牛水灘河畔終要留心些王三三氣昂昂的洗手赤足褲管捲起拿了一支竹竿作牧牛鞭到了趙家拜見主人就牽着牛噓噓的趕牛聲趕到那野邊吃那碧綠的青草很是洋洋得意晚上同他母親回來專門談談牧牛的樂趣

牧牛兒

王三。三。自。從。幫。着。他。們。牧。牛。很是。快。活。不像。在。家。裏。哭。哭。啼。啼。飯都。沒。有。吃。飽。有一。天。他和。他。們。牽着。數。頭。牛。到吃。飽。的。時。候。慢慢。兒。牽。着。牛。回。轉。來。到了。晚。上。又和。母。親。談。着。今。天。牧。牛。的。時。候。快活。的。事。情。母親。說。你今。天。到。了。那。裏。去。牧。牛。呢。王三。三。說。我今。天。同。着。三。四。位。小。朋。友。到一。片。很。荒。涼。的。地。方。離開。我。們。家。裏。有一。二。里。的。遠。這塊。地。方。我。竟。沒。有。到。過。有一。座。灣。灣。的。石。橋。我們。在。這。橋。上。講了。許。多。笑。話。母親。說。橋的。東。邊。你沒。有。看。見。別。的。東。西。麽。王三。三。皺。眉。一。想。說東。面。有。一。片。草。地。四邊。種。着。小。樹。當中。好。像。有。一。座。棺。木。上面。蓋。着。新。鮮。稻。柴。我們。也。到。這。地。方。去。玩。的。別的。東。西。我想。是。沒。有。了。母親。說。兒子。啊。當中。却。是。棺。木。這棺。木。就。是。你。父。親。藏。身。的。東。西。和你。的。小。朋。友。沒有。告。訴。你。麽。王三。三。聽。着。這。句。話。木立。不。動。心上。忐。忑。含着。淚。道。母親。啊。你爲。甚。麽。不。早。些。告。訴。我。聽。我今。天。在。父。親。的。棺。木。前。很是。快。活。沒有。想。着。我。父。親。的。事。情。否則。我。要。三。跪。九。叩。首。哭了。一。場。盡我。些。孝。心。母親。啊。你這。句。話。太。遲。了。……

到了。明。天。王三。三。仍。舊。牽。着。牛。走到。野。邊。去。但是。他。今。天。的。心。上。較之。昨。天。有天。淵。的。分。別。了。因爲。昨。天。晚。上。聽着。母。親。這。句。話。所以。心。中。鬱。鬱。的。思。想。那許。多。小。朋。友。都是。興。高。采。烈。嘴裏。唱。着。田。歌。手舞。足。蹈。那王。三。三。專。門。想。着。他。父。親。沒有。別。種。思。路。時常。要。流。下。二。滴。

眼淚
有一天到了天昏黑的時候王三三還沒有牽着牛歸來他母親心中很是急急的想是我兒子今天逢了不幸性命斷送那淸水浪裏去了四處招覓不見兒子的影他母親一路尋一路哭忽地兒聽着那兒子的哭聲就應聲去尋不知道王三三在那裏父親的棺木旁邊哀哀哭哭那四邊的野花野草也同他凄凄悲悲了

空前之巨菌 （百）

柏林附近某村。近發見一巨菌直徑三尺三寸。重三十三磅。為罕見之巨菌。且此菌僅於四十八小時內長成。故其生長力之速。植物界中無可倫比云。

說海披沙

無虛生

西神殘客以詞章名手●爲小說家言●吐辭雋永●名著一時●自退出小說月報●頗不輕易動筆●近某雜誌中●迭有其作●然而以他人崇以特刊者●竟被抑置中篇以下●其篇首編輯餘瀋中●且直名之曰王蘊章若何若何●而附於諸新進之末●不知先生何以竟自貶如此●而不一校●是殆受夠色問題之支配耶●雖然吾滋爲先生惜之●

留東外史補

不肖生著　天笑評眉

讀者盼望久了•

這段文章•想起來就不會有頭無尾•

國內沒有經驗•到國外來實習了•

第六章　入情魔歡場成苦海　覓幽會露水結同心

這章書却要追敘潘良仲的事了前章書寫潘良仲在麻布警察署的監牢裏對賀鉞白細述他自己的鑽穴踰牆故事剛述到他貸間的老闆奶奶替藤田秋水的夫人秀枝傳達消息約好了次日在芝公園相會就有警察進監將賀鉞白開釋出來自後鉞白不曾遇見潘良仲遂無從探得與藤田秀枝相會時情景並被警察拘進監牢的事由便是看官們心裏對於這種有頭無尾的敘述必也納悶得很於今正好趁這當兒將前事交待一番以便接寫潘良仲的正傳潘良仲這夜得了那老闆奶奶的通知心裏不待說是驚喜若狂但是這時的潘良仲年齡雖有了二十二歲情欲之場也曾經歷過祇這種弔膀子的勾當在國內時已沒有經驗至於和日本婦女交際這回更是

但是在日本人•竟不作為奇•就是現在的中國人•也不足為奇•

想見他一夜的胡思亂想•

起頭還有些怕法

初次他既是初嘗這種滋味於驚喜之中總不免有些疑懼老闆奶奶退出房後他就將鋪蓋打開來打算安睡一夜次日好抖擻精神與意中人會合祇因心中有些疑懼便再也不能安然睡去他心裏疑的是不相信像藤田秀枝這般豔麗矜貴的女子又嫁了這般一個有身分有名望的丈夫居然曾做這種沒行止的事就是丈夫不大和他同睡他不甘寂寞要在丈夫以外尋些愉樂日本人中也不少生得漂亮的少年男子却怎的要來找我這個絕無淵源的中國人呢並且這個老闆奶奶又不是當虔婆的藤田秀枝更和他非親非故我在此住了這們久從不見他們有過往來這是何等要秘密的事自己有丈夫的人好這們隨隨便便的託一個不相干的鄰婦拉皮條嗎這實在有些使人難信然而這個老闆奶奶平日雖是歡喜多說話祇是無中生有瞎說騙人的話却不曾聽他說過便是剛才的話也不像是他捏造的潘良仲如此一想所以很是疑惑他又因這種事沒有實地練習過自己來日本不久日語程度因是不高而於日本婦女的性情舉動尤不明白僅曾聽說過日本的法律和沒有丈夫的女

律制裁●倒後來便一無顧忌了●可見色慾之迷人●

這是個徹夜無眠●

還是個破曉時光●

起身太早的情境●

活畫出情急樣子●

子通姦倒沒要緊若姦了有丈夫的女子便得受法律的制裁他的意中人藤田秀枝分明是個有丈夫的一旦被人發覺了不是要受日本法律的處治嗎他心裏是這們一轉念登時又非常恐懼然儘管又疑惑又恐懼兩念終不敵一個慾念慾念一熾如是又揣想明日到芝公園與意中人相會時情景越揣想到十分滿足越不能安睡竟是徹夜無眠睜眼看着天光大亮外面送牛乳的車聲和送新聞的鈴聲都響亮得貫入耳鼓暗想在萬籟無聲的靜夜尚且睡不安穩這時還有可以睡着的望嗎不如索性起來在洗臉的地方多盤桓一會或者藤田秀枝有甚麼話要和我說也可彼此隔着牛垣談談當下潘良仲就起床收了鋪蓋拿着洗臉器具到後院廊簷下洗臉不住的舉眼向藤田那邊張望却是冷悄悄的不見有個人莫說藤田秀枝不曾出來便是每日早起看見在那邊掃院子的下女也不見出來潘良仲心中詫異道這是甚麼道理呢他家竟這般清冷忽轉念一想道不錯我往常不曾起得這們早總是七點半鐘的時候在這裏洗臉此刻還不到七點鐘他如何就得出來呢知道等也無益洗了

越是情急越不得相見。

赴會者都須十分打扮。

貓兒捕耗子的眼睛活畫渴望的情狀。

偷情的人也要化些代價。

臉即回房拿起本日的新聞翻看看一會又跑到廊簷下張望一會接連張望了數次祇是不見藤田秀枝的倩影直到八點鐘用過了早點仍然不見他出來暗想怪呀近兩個月以來不問風雨每日七點半鐘的時候他總是斜倚着那根房柱向我笑盈盈的望着昨夜既來約我今日在芝公園相會怎的這時倒不見他出來了呢當面約定一個相會的地點豈不好嗎張看了幾次既是見不着祇得從頂至踵的着意打扮得十成漂亮恐怕遲了時刻十點多鐘就出門到芝公園來他家就在芝公園旁邊僅相隔一條馬路不須一分鐘便進了公園裏面這個芝公園規模不及日比谷上野淺草等公園宏大這時在午前更沒有多的遊人尋人很容易見着潘良仲在園中各處走了一遍便擇定一處往來要道坐下等候一雙眼是不待說和貓兒捕耗子一般聚精會神的探望心理雖明知時間尙早然總怕藤田秀枝也和自己一樣來得這們早及聽得轟然一聲午礮響了更以爲約會的時間快要到了探望得比來時益發注意可憐潘良仲連脖子都伸痛了兩眼更是望的發花了兩腿也坐得痠了又麻麻了又痠

天將降美人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於是遂遷怒到老闆奶奶。

這一層倒也可疑。

了來遊公園的和打公園中過路到別處去的男男女女也不知見了多少獨不見有。一個與藤田秀枝相似的低頭看手上的錶已到四點一刻從八點鐘在家胡亂吃了些麪包牛乳出來直到這時候水米不沾牙這飢餓更如何能挨忍在潘良仲的意思原打算會見藤田秀枝就邀他同到料理店去進些飲食再研究以下的問題所以不在家裏用午飯此時既已到了四點一刻還不見秀枝的芳蹤到來心理又暗自思量道我這回十九是上了老闆奶奶的當必是老闆奶奶早已看出藤田秀枝每日那邊看我的情形來昨日又見我在院中踱來踱去連早點都要他催着才去吃更猜透了我是和藤田秀枝吊膀子有意揑造這個一同事來開我的玩笑這也祇怪我自己粗心他昨夜說不敢擔這干係不肯給我二人紹介在他家會面却又肯替我二人通消息約時間在外面相會這不是一個老大的破綻嗎替我二人通消息和替我二人紹介有甚麼分別難道紹介會面得擔干係通消息會面就不擔干係麼無非因事情是揑造的他若說給我紹介在家中見面我祇坐在房裏等候沒有甚麼玩笑可開既約

色令智昏者不知凡幾● 這一問●愈覺可疑● 一腔憤氣●正無可發洩之時● 氣極了● 偏有這老闆奶奶如此熱心●不知圖些什麽●

了在外面便可害得我是這們苦等他瞧着不很開心麽我昨夜在被裏原已疑心這事不近情理也是色令智昏才有這一日的苦吃我歸家非得找他問個明白不可潘良仲自以爲思量得不錯急忙走回家進門就見老闆奶奶迎着笑問道怎麼回的這般快祇在公園裏玩了一會沒同往旁的地方去嗎潘良仲沒好氣的答道你說假話騙我受苦這時還用得着揶揄我嗎我問你爲甚麽無端揑造出那些話來害我耽閣一日的功課挨飢忍餓的在公園苦等並且人家是有丈夫的女人你揑造出這些話也妨礙人家的名譽老闆奶奶見潘良仲氣忿忿的說出一大段的話語法的構造雖是重重錯誤然大概意思是聽得懂的即時現出驚訝的臉色問道怎麽呢秀枝君失了約不曾來嗎潘良仲也不答話逕走進自己房裏拍的一聲將房門帶關坐下來一言不發老闆奶奶跟在後面輕輕用手在房門上彈了兩下問道可以進來麼潘良仲不答白老闆奶奶又這們問了一遍潘良仲仍沒好氣的答道像你這們無禮的人難道要進我的房還定要得我的許可嗎



童話

穿木靴的貓

玉

長久長久的以前有個磨坊老翟家裏貧窮的很沒有什麼財產祇有一部磨子一隻騾子和一隻貓一天這位老翟生病死了他的三個兒子見老子死了便要分家他們分家的事情十二分的容易不用什麼律師也不用什麼公證人因爲他們老子遺下的財產祇有上面說的三件東西各人一件便了結了這件分家的大事大兒子得了一部磨子中兒子得了一隻騾子小兒子得了隻貓三個人公公平平分家之後二個大兒子很自歡喜獨有那個小兒子心裏倒憂愁他自言自語的說道「大阿哥中阿哥倒不怕餓死了一個用他的騾子一個用他磨子他們倆一伙兒做生意還怕什麼呢講到我呀只得了隻貓有什麼用我把他殺了吃了他的肉再把他剝下來皮做個袖筒還有什麼呢畢了祇有待餓死了」他說的時候他的貓正在他身邊他一手撫摩了他一會眼中幾乎要滴下眼淚來了不道他的貓久已看得出主人的意思他立起身來說道「主人你不用什麼憂愁你得我這樣的貓你的好運便在前頭我不是普通的貓呢你如果希望好的運命快請結我一雙木靴子我爲你去創造新的幸福」小主人聽了他的一番話心裏想起這隻貓平時十二分

的聰明一村裏的老鼠都被他捉完或者有些特別的本領所以就允許他給他一雙木靴貓爲什麼要一雙木靴呢原來他要到樹林裏去打野獸樹林裏是滿地的荊棘他走去恐怕刺破了他的脚所以要雙木靴子他既得那雙木靴他便穿上了頭頸裏還掛隻袋袋裏放些麩皮他告別了主人去了去到林中他遠遠的一望看見許多雪白的野兔子他想運氣不差就運用他打野獸的本事他便在地上躺了下來四脚直直的裝假死愚笨的小兔子知道什麼他用的狡計聞得麩皮的香氣心裏只是想吃顧不得什麼了爬進了袋子裏去大吃聰明的貓一見兔子進去他就用前脚抓着了袋口可憐那隻貪嘴的兔子就做了他的俘虜

却說那個地方住着一個大王這隻貓就把他捉住的兔子拿到皇宮裏貢獻給王道「大王這是一隻美麗的野兔子我的主人加拉排侯爵（這個名字是貓送給他主人的）貢獻你的」王一見這隻雪白的兔子滿心歡喜收受下了叫他去謝謝他的主人

過了二天貓在樹林裏又捉到一對竹雞他又去貢獻那位大王這樣下去約有一個月的工夫貓兒不時把獵品去進貢他和那位大王已竟很熟悉了

一天那個大王和他的女兒走出皇宮來到郊野散步貓知道了趕快還到家裏對主人說道「主人主

人運氣來了運氣來了今天大王出宮快去見他一面」主人說道「我這樣襤褸的衣衫什麼能去見大王」貓道「不要緊你去到小河裏洗澡就有好衣衫給你穿」主人聽了他的話眞的脫去了衣衫到那小河裏去洗澡貓使把主人的衣衫藏在一塊大石子的下面他們等着大王到來過了一會果然看見大王的車子來了貓大聲喊道「救命救命加拉排侯爵要溺死了快救命加拉排侯爵要溺死了」大王聽見這口聲是貓的聲音趕快叫侍衛去救救了加拉排起來却見他一絲不掛問衣衫在那兒據說洗澡的時候被小賊偷去了大王於是給他一身極漂亮的衣衫加拉排的面孔本來生的很體面穿了一件新的衣服分外覺得美麗那位公主看見了不時露出可愛的笑容

大王命加拉排侯爵伴他散步加拉排自然歡喜那隻貓走在他們的前面他看見許多割麥的人他走上去道「割麥人我對你講大王如果問你們這許麥田是誰的你們說是加拉排侯爵的不是這樣說留心你們的性命」

大王走過了問那些鄉人道「這許麥田是誰的」割麥人齊聲答道「是加拉排侯爵的」沒有一個人不敢不聽貓的命令因爲恐怕性命眞的不保

後來貓瞧見一羣割草的人他又走上前去說道「割草人我給你講大王如果問你們這許草地是誰

的你們說是加拉排侯爵的不是這樣說留心你們的性命」

大王走過了問那些鄉人道「這許草地是誰的」割草人齊聲答道「是加拉排侯爵的」沒有一人不敢不聽貓的命令因爲恐怕性命眞的不保。

大王聽了回頭向加拉排說道「侯爵眞富呀」那時公主又不由己對着加拉排微笑一下。

實在，許麥田這許草地是屬於本地的一個亞個爾的（按亞個爾是一種青面撩牙的魔）亞個爾住在前面的一個大堡裏穿木靴的貓心想大王走過這堡壘時一定要進去如果問穿了眞情怎麽辦他心生一計便一氣走到亞個爾家裏亞個爾正在

庭中看花貓走上去鞠了一躬說道「亞個爾先生今天好我聽說你會變形的眞的嗎」亞個爾笑道「哈哈怎麽不會」貓道「那末請你變隻獅子給我看」一會兒亞個爾眞的變了一隻大獅子貓嚇的不得了趕快想逃脚上却又穿着一雙笨重的木靴逃不快瞧見庭中的一個亭子便跳了上去幸而過了幾分鐘亞個爾也變成原形了他從亭子上跳了下來說道「亞個爾先生眞的你會變形你嚇的我好怕但是你小畜生也會變嗎」亞個爾道「那有不會」貓說道「我想不能罷如果能夠請變隻極小的耗子給我看」亞個爾道「好」一會兒眞的變成一隻極小的耗子了穿木靴的貓眞狡猾見

亞個爾變成耗子他上去就把那耗子咬死亞個爾便死了過了一會貓聽見堡外的橋上有人聲他知道大王來了他便走出來迎接一見大王他說道「歡迎呀大王今日光顧加拉排侯爵的堡壘」大王聽了十二分的驚訝說道「加拉排這堡壘又是你的」加拉排很客氣的鞠了一躬他們一塊走入堡壘參觀過了各處庭園走入客廳瞧見一席極豐美的酒菜已經預備好了杯箸都是金子的他們一同入席穿木靴的貓坐在最下的一位吃到半中的時候大王忽的立起來說道「加拉排侯爵你眞富饒我願意你做了我的女婿不知尊意如何」他說的時候公主兩頰緋紅很是羞澀加拉排自然滿口承應一星期之後這堡壘裏舉行一個極大的結婚式原來就是加拉排和公主的結婚

說海披沙　（無虛生）

身擁多金者猶之置身於猛虎之背進退咸失自主。天生吾人必賦以才智勞力為謀食之具若一擁財產即自棄其天賦之本能。處處欲乞靈於財產矣。

別淚涔涔滴入逝波化爲恨水。凡物一涉有情遂生哀樂。　以上沈禹鐘之「七夕」

金錢誠怪物足驅遣世人變其本性。

澹厂「最後之覺悟」